

◆ 启迪财商

妙趣横生 ◆

钱生钱

的 故事

◆ (德) 尼古劳斯·皮珀/著

王泰智 沈惠珠/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hwerden und anderen wichtigen Dingen

钱生钱的故事

◆ (德) 尼古劳斯·皮珀 /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 译

台湾·新 出版社

图字 01—2000—34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生钱的故事 / (德) 皮珀著; 王泰智、沈惠珠译.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1.4

ISBN 7-80127-862-3

I. 钱… II. ①皮…②王…③沈…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373 号

© 1998 Beltz Verlag,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Beltz & Gelberg, Weinheim

钱生钱的故事

著 者	[德] 尼古劳斯·皮珀
译 者	王泰智 沈惠珠
责任编辑	胡子清
责任校对	高小昆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 100054)
电 话	(发行部) 63567683 (邮购部) 63567687
E-mail	jjrbcs@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6 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27-862-3/I.88
定 价	2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尼古劳斯·皮珀
(Nikolaus Piper),
1952年生于德国汉堡。在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多年从事经济记者的工作。曾在巴登日报、前进报、美联社和南德意志报任职。现任汉堡时代周刊经济编辑。发表的作品有：《伟大的经济学家》、《新经济学家》、《德语经济学中的明星、先行者和实践家》
(曾获经济出版物弗格尔奖)。

内容简介：

费利克斯和他的朋友彼得和佳娜想发财致富。是真正的致富，而不是给人剪修草坪和替人送面包挣点小钱。很幸运，他们找到了发财之道，而且认识了乐器店老板施密茨，他对经济的了解和对乐器的了解同样深刻。看起来，发大财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但是，有钱的地方，就有想骗钱的。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紧张有趣而令人深思的故事。

正文后附有经济学小词典，供读者查阅。

● 责任编辑：胡子清

李棟設計

目 录

第一章	钱必须生钱·····	(1)
第二章	“财产就是盗窃”·····	(14)
第三章	顾客就是国王·····	(28)
第四章	小地仙合股公司·····	(43)
第五章	钱就是承诺·····	(59)
第六章	投资就是让钱生钱·····	(77)
第七章	去寻找吧，你们会找到的·····	(88)
第八章	有财宝的烦恼·····	(99)
第九章	牛市和熊市·····	(111)
第十章	比最低价更低·····	(134)
第十一章	幸运与能者同行·····	(146)
第十二章	有竞争生意才能活跃·····	(156)
第十三章	无形的手·····	(164)
第十四章	历史的幽灵·····	(178)

第十五章	通货膨胀还是失业增加·····	(188)
第十六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07)
第十七章	对未来的一次赌博·····	(218)
第十八章	跟进·····	(238)
第十九章	让门户高高开启·····	(247)
第二十章	追踪失去的财宝·····	(267)
第二十一章	鲨鱼落网了·····	(282)
第二十二章	蓝色狂想曲·····	(304)
第二十三章	年轻的企业家·····	(316)

附录	经济学小词典·····	(328)
----	-------------	-------

钱必须生钱

第一章

这是一个星期一，准确地说，是5月4日。一大早，费利克斯·布卢姆就下定决心要发财了。

一声春雷把他从梦中惊醒。窗外的狂风暴雨呼啸着，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一道闪电把一个怪影抛到了墙上，紧接着就是一声愤怒的响雷。房间里真是恐怖极了。费利克斯感到一阵寒战。他走向窗户，拉开窗帘，盯着外面的瓢泼大雨。只见路灯的光亮下，大阳台已经变成了一个水库。雨水汇成一道小溪，急促地流过草坪，最终消失在山坡下的白桦树丛之中。这时，城市教堂的钟楼刚刚敲响了5下。费利克斯又回到床

上，静听着屋外的雨声。

为了再次入睡，他开始数数。他首先背诵开往县城的各次列车的时间表，这么做，在过去还是很管用的：6点28、6点58、7点28、7点58、8点34。数到9点34时，他实在数不下去了，又改数质数，就是那种只能被1和这个数本身整除的数。费利克斯的数学老师勒文斯坦先生说过，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质数。新的质数也一再被发现。从此以后，费利克斯就连做梦都希望，自己也能够发现一个新的质数。他开始默默地数了起来：“1, 2, 3, 5, 7, 11, 13, 17, 19, 23, 29, 31, 37, 41, 43, 47, 49……”他突然发现，49还能被7整除，所以就又放弃了。

他的脑子里已经乱成一锅浆糊，怎么也整理不清楚。昨天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父母漫不经心地告诉他，今年暑期不去外地度假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钱。他的母亲说：“你必须记住，我们付不起路费。没钱，就是这样。而且别的很多人暑期也都留在家里。”

然后，她又说他们家还需要一辆新汽车，家里的房顶也该维修了。他的父亲说，或许明年可以再把假期补上。可这又有什么用，根本就不能安慰他！“节约，节约，老是节约，这真是一个全是白痴的破家！”他冲着父亲喊叫了起来。然后跑回房间，把自己关在了里面。

其实，费利克斯·布卢姆觉得他的父母还是说得过去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比别人的父母差到哪儿去。但他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总围着钱的问题转来转去。钱

老是不够，为了钱还老是争争吵吵。从费利克斯记事起，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父母没有一天不相互埋怨家里的钱不够。

“这我们付不起。”这是父亲最爱说的一句口头禅，“你要是也多关心一点家里的财政，我们就不至于什么都付不起了。”母亲也是这么针锋相对。结局就总是两个人的对骂，而费利克斯常常在其中自讨没趣。一旦他的裤子不小心撕破，他的母亲就会呵斥他说：“你以为，我们地下室里有一头拉金子的毛驴，是不是？！”家里的气氛坏透了，每到父母吵架的时候，费利克斯总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个多余的人。

现在也是这样。不仅是因为他暑期不得不留在家里而感到失望，费利克斯总觉得自己受了骗。暑期之前6个星期就宣告取消度假，一般情况下，他的父母是做不出来的。这难道只是因为想买新汽车或维修房顶吗？费利克斯觉得心里有个人对他说：父母突然改变主意，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费利克斯都12岁了，最恨的就是自己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可大人总是背着他做决定。人必须能自立，能自己赚钱才行。要赚很多的钱，赚到再也听不到那句“我们付不起”为止。

窗外的风暴远去了。只能隐隐听到远处的雷声，瓢泼大雨变成了淅沥的雨丝。要自己有钱的想法，在费利克斯的头脑中已经坚定不移了。他内心里又感到了一种执拗，就像当年他第一次从3米的高台上跳入游泳池时那样，当时下面半个班的同学都以为他不敢跳下，而期待着他满面羞愧地又从梯子上爬下来。

费利克斯想发财。谁有钱，谁就强大，而且自由。他的

父亲常说：“你有什么，你就是什么。”

为什么一个 12 岁的男孩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发财呢？父亲曾给他讲过不少名人的事迹，他们有些 18 岁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或者像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12 岁时就为一出歌剧作曲了。所以，现在开始立业，是他生命中的最佳时刻。

费利克斯下了床，走向他的大衣柜。从里面取出一只秘密宝盒。这实际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旧鞋盒，边上已经贴了十几处胶条把它固定。里面存放着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一枚海星，一张美国火车头的照片，折刀，指南针，口哨，还有一只纸口袋，装着他从面包里抠出来的乳牙。然后还有他的日记，以及——钱。他每月从父亲那里得到的 20 马克零花钱，都放在这里面。

他把钱仔细数了一下，一共是 234 马克 37 分尼。这比他想象的要多一些，但当然还不是什么财富。他能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一只鞋盒，不应该是放零花钱的地方，他父亲常常这么说。“钱必须投资，好让它再生出钱来。”他这么大的男孩应该有一本储蓄存折——这可以生利息*，而且也安全，不会被小偷窃走。费利克斯总觉得父亲的这些高明的建议太麻烦。钱如果放进了储蓄所，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他觉得，钱必须能够看得见摸得到才行。而且，在赚钱的问题上，他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好榜样。

但他父亲说过的话里，有一句他却老是忘不掉：钱必须生钱！

“好！”费利克斯出声来。“我必须发财，让大家都

注：凡缀有*号的词，在书后附录中的经济学小词典里均有解释。下同。

吃惊吧！”

然而，他却根本不知道，发财应该从何处下手。但不管怎么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如果说钱总是他们家的顽症，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应该是他。反正会有办法。这个决定，他得在父母面前保密，否则他们肯定会讥笑他。让我们走着瞧吧！

窗外天已经大亮了，乌鸦开始不停地唱起了歌，有人已经开始发动他们的汽车。费利克斯对自己很是满意，他又睡着了。

*

费利克斯本来以为，他的父母早饭时还会再次谈到度假的问题，或者至少会因他昨晚拂袖而去说他几句。但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做出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坐在餐桌旁，把《总汇报》分为两半，各自阅读起来。

“早安，爸爸，早安，妈妈。”费利克斯说。

“早安，费利克斯。”两人咕哝着说。

费利克斯冲了一杯冷可可，抹了一片果酱面包，默默地嚼着。过了一会儿，他漫不经心地说：“爸爸，我想要一个存折。”

“嗯。”

“格罗德，你没有听见，儿子在说什么吗？他或许和你相反，要学习怎么理财了。”

“好，好，放学后到我的编辑部来，我们一起去银

行。”

这就是父亲说的所有的话，然后立即又埋头在他的报纸当中。听到儿子突然决定想拥有一本存折，却丝毫不感到惊奇，然后又忽略了妻子的讥讽，仍然去看他的报纸。这可真是奇怪了。肯定有什么不太对头。费利克斯决定要提高警惕。

照理说，费利克斯的父亲对钱财的问题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这跟他的职业有关。格罗德·布卢姆是申施塔特市《总汇报》的记者，主管一切与银行、工厂、货币之类有关的报道——是报社经济版的责任编辑。可惜的是，他对钱的知识，并没有使他家里有更多的钱。“你真应该把你在报上写的那些真知灼见，也能让家里得到点实惠。”每当又吵架的时候，费利克斯的母亲老是这么说。

布卢姆先生在位于土豆市场的《总汇报》大楼的三楼办公。土豆市场是这个小城最大的广场，过去还真卖过土豆，但只是在周末，后来就变成了周末市场了。此外，在这个广场上还有两个电话亭和一座停车楼，申施塔特有一半市民希望把这座停车楼拆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建筑太难看，而另一半市民却在这里停放他们的汽车。所以，看来这座停车楼还得在这里保留很多年。停车楼旁边是一条窄窄的石阶通往教堂山。那里，在一片小菩提树林当中，树立着申施塔特市那座建于15世纪的古老而陈旧的城市教堂。紧挨着教堂，就是康德中学，费利克斯就在这里上六年级一班。通往教堂山的石阶很平，骑一辆好自行车，再加上好的骑车技术，就可以从上面骑车蹦跳着一直来到土豆市场。这虽然是禁止的，但正因为如此，费利克斯反而觉得更加有趣。这是

他去找父亲时常走的道儿。

古老的《总汇报》大楼，是一座红砖建筑，大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门处，有两个石雕天使顶着那面漂亮的山墙。“这是我们的缪斯，”费利克斯的父亲总习惯这样说，“她们亲吻我们，我们就会产生灵感。”费利克斯不太清楚，缪斯是怎么回事，但他却真的希望，天使在电脑旁边也能亲吻他一下。

《总汇报》大楼的底层，是报社的业务部。人们在这里可以订阅报纸，如果记者报道失误，或者由于送报人得了感冒而卧床不起，早饭时报纸没有及时送到，也可以前来投诉。人们还可以在这里登广告。比如有人想搬家，他就可以在报纸的住房市场一栏中刊登：“寻找三居室住房，申施塔特市内或近郊。”或者类似的东西。还有人宣布，他们要出售汽车，或者要结婚，或者埃莉大婶去世的卜告。报社门口设有一个阅报栏，上面用图钉按上当天的《总汇报》，供人阅读。有些人很吝啬，为节省买报纸的两个马克，他们常常手里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在记录手球区赛的结果。

费利克斯认为，《总汇报》大楼里面最有趣的东西，就是那里的升降机。这不是那种普通的电梯，而是一架翻斗式升降机，这是申施塔特的一绝。费利克斯每次来找父亲时，总是在底层登上这架升降机，先下到地下层，那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请登梯。继续上升，无危险。但当牵引机械发着咯吱的响声把机箱从一面黑暗墙壁前拉向上方的时候，他还是有点害怕。他在三楼下梯。然后推开一扇乳白色的玻璃门，就来到了一个大写字台前面，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红头发佩戴两只特大耳环的女人。这就是经济版

编辑部的女秘书卡萝拉·马克斯。

“你好，费利克斯。又见到了你，真好。”马克斯夫人说，满脸都露出喜悦的神情。她其实总是这样。费利克斯还从来没有见过马克斯夫人情绪不好2的时候。究其原因，或许是她从未结婚的缘故，所以也就没有机会练习呵斥丈夫和孩子的本领。费利克斯很喜欢马克斯夫人，也喜欢编辑部里散发着的纸张、香水和地板蜡的味道。在这里他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费利克斯推开上面贴有“格罗德·布卢姆，经济编辑部”名牌的一扇门，一个他所熟悉的场景出现在他的眼前：地板上满是他父亲扔下的看过的破碎的报纸，他的脚搭在写字台上，肩膀和耳朵之间，夹着电话听筒，膝盖上放着笔记本，他正在上面写着什么。布卢姆先生称这是“调查研究”——意思是，他和什么重要人物通电话，然后记下他们所说的内容，以此写出一篇文章来。

“嗯，嗯，嗯，”布卢姆嘟囔着。然后又是：“嗯，嗯，嗯。也就是说，您敢肯定，虾溪里的死鱼和普尔普合股公司没有关系？可那些有害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我们的印刷厂？”现在他又在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讲话，费利克斯受不了父亲的这种声调。“好，沙赫特博士先生。它们都经过了测试。是工商监督局进行的。”他翻了一下白眼，下嘴唇一下子变得很窄。“请您听好，沙赫特博士，《总汇报》是不怕施压的。只要我们查清事实，我当然要发表这篇文章。必要时，也不需要您的表态。再会，沙赫特先生。”布卢姆先生深深叹了一口气，把听筒放到了电话机上。

“你好，费利克斯，午饭吃了吗？”他向费利克斯问候

着。

“吃了。”费利克斯撒谎说，“爸爸，虾溪的鱼怎么啦？”

“你没有听说，南城虾溪下游死鱼的事情吗？”

没有，费利克斯还没有听说。虾溪发源于申施塔特林区的另一面，先流过老城，然后流经工业区。普尔普合股公司的造纸厂就在那里。虾溪一经过这里，它的水也就不再那么干净，而是变成了褐色，发出一股臭味。但鱼仍然活在这样的污水中。

“水闸后面，飘上来几十条死鲑鱼。水质经过测量，有害物质超过了允许的程度。这只能是普尔普工厂所为。”

“明天你写文章吗？爸爸。”

“明天还不写，但只要我把资料找齐就写。来，我们走吧！”费利克斯的父亲把剩下的一口奶酪面包放在嘴里。

“我离开半个小时。”他对马克斯夫人说，然后他们上了翻斗升降机，下到了底层。

紧靠着《总汇报》大楼，就是焦塞帕·贾皮里的“凉多”冷食店。夏天的时候，费利克斯有一半零花钱都花在这里。主要是老板娘贾皮里太太亲手制作的美味果仁冰激凌的诱惑，另外也因为她的女儿……她叫佳娜，也是12岁，是费利克斯的同班同学。费利克斯觉得，佳娜很活泼，又漂亮，而且特泼辣，可惜的是，她只对高年级的男生感兴趣，和其他的女孩完全不一样。

冷食店过去，就是信贷银行。费利克斯和他的父亲进入了营业大厅。

“啊哈，今天您是带着公子来的。”柜台后面的一位先

生向他们喊道。这是这所分行的经理英戈·费舍尔。“费利克斯，你又长高了！千万不要再往上长了，否则你的头就要碰到天花板了，那我们还得重修一个营业大厅。哎，有什么要我为你们效劳的？”

费利克斯最恨人家影射自己的身高，那些大人们总是忍不住要说这样的废话。他无法设想，真要是长到天花板那么高，会是什么样子。费利克斯拿出了装有 234 马克的褐色信封，放到了柜台上，并尽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想开一个储蓄存折！”他说。

“真懂事。”费舍尔先生慈祥地说。

“储蓄存款的利息是多少？”

“在法定解约期*内为 2.5%。234 马克吗，准确地说……”费舍尔先生按了几下他的计算器，“一年的利息为 5 马克 85 分尼。”

“这么少！”

“用存折可以随时取款，就像现金一样*，但你如果愿意，把这笔钱存两年定期，那你就可以得到 4.5% 的利息，一年以后……”费舍尔先生又按他的计算器，“10 马克 53 分尼，两年后加上利息和复利*，就是 255 马克 53 分尼。”

“什——么，两年后才 255 马克？这样我是永远不会发财的！”费利克斯喊了起来。

糟糕！他竟顺口说了出来。这个伟大的计划，他本来是要保密的。费利克斯的耳朵发热了，该出现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费舍尔先生笑出声来。

而且父亲也跟着大笑：“发财，我亲爱的费利克斯，你